雲溪居士集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吳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七　　宋　華鎮　撰

表九首

賀興隆節表

臣某言伏以律徧四時蓂華八葉實誕彌之穀旦屬丕赫之昌期度禱無疆敷同有截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聖心天縱俊德日躋繼述先猷緝熙成業邁文聲而適駿道武烈以增華舟車所通聲教咸

暨屬臨誕節罄率土以同歡環仰清光指南山而獻祝
臣遠違北闕久使西湘望日表以天遥跂鷺庭而地遠
第虔頌禱永固明昌

又

臣某言伏以玉燭導和當四氣告成之月電樞呈瑞逢
一人慶誕之辰文軌所同歡欣交至臣某誠懽誠抃頓
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休聖緒遹駿皇圖配雨露以
涵濡體乾坤而覆燾東漸西被既堯道之無偏魚躍鳶

飛得周仁之有作豐功不宰懿鑠難名每逢誕聖之期
咸慶後天之禱臣屬將使指適遠班聯漢殿稱觴莫預
在庭之列華封祝壽徒傾傃日之誠

又

臣某言伏以嶰管宣和導二陽之卦氣階蓂紀候敷八
葉之祥符光標出震之期允屬乘乾之旦東書所至玉
帛交馳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篤實
輝光聰明睿智體一德以嘉靖總萬邦而協和天施地

生運神功於無外雷聲淵默藏妙用於難名爰臨星電之辰均效封人之祝臣屬將使指遥在湘西莫陪北闕之朝但切南山之禱

又

臣某言伏以夜明合朔序偏四時冬日周天經纒八度本社鳴之轂旦協繞電之靈休嘉節垂芳幅員同慶臣某誠懽誠忭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纘戎丕緒繼述先猷稽古道以增華圖舊人而熙載有政有事惠康小

民不識不知靈承上帝混夷夏以懷保達神人而協和
四海驩心盡傾馳於茲日千齡景箕咸頌祝於昌期臣
屬奉恩輝叨分漕事撫三湘而地遠仰雙闕以天遥漢
殿稱觴莫綴鵷鴻之列堯封獻祝第傾葵藿之誠

代湖南監司賀正表

臣某言伏以璿璣端始玉律回春行夏正以示人協漢
儀而獻歲臣某誠懽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克
明俊德率由舊章能持盈而守成善繼志而述事惟馨

可享幽有格於鬼神常善不遺明克成於人物肇因月正丕御治朝享萬國之歡心備三元之慶禮琛珍在列知聲教之無方圖籍盈庭見幅員之旣庶臣叨分使節限守官聯莫陪鵷列之趨徒効嵩呼之祝臣無任

又

臣某言伏以歲月更端乾坤交泰備漢儀而講禮罄禹跡以來王臣某誠驩誠抃頓首頓首恭惟皇帝陛下正位居中體元建極邁文聲而繼志揚武烈而增華神化

難名盡帝王之能事天臨無外得夷夏之歡心丕御治
朝肇修元會萬邦玉帛光昭侯伯之勤四海圖書奄有
山河之大臣叨分使指屬遠朝班莫趨魏闕以稱觴徒
効堯封而祝壽臣無任

代汾州知州董左司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解官省闥分土西河榮兼師帥之嚴重有兵
民之寄蒙恩踰望揣分增懸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竊念臣跡本孤生人惟甲品偶緣末學獲齒清流徒更

積久之歲時曾無可書之名實夤緣論薦忝預詳延密奉威顏愧乏高明之論親承温詔猥叨訓奬之私遂以卑平驟階識擢掌分部司府二卿雖任使之屢更卒涓埃之無補將命北狄僅逃虧辱之尤忝乏都司未著彌綸之效罔孚士論果致人言忝冒既多投遠是分敢謂斗筲之器尚塵符竹之權兹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容覆灼見隱幽之遠不遺纖介之微念此空疎嘗加策勵付之郡寄俾懋官成臣敢不勤撫吏民祗宣

詔令究心戮力外式典彝顧後瞻前內滋明知俯免曠
瘝之責仰酬生育之恩

代湖南諸監司奏乞故知兖州程博文致仕恩

澤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故朝請郎新差知兖州程博文志
力精敏篤於公家知無不為至有成績在熙寧間先帝
脩明法度王安石薦其才首當條例司選任裁處牛羊
司利害經畫綱紀革絶冗費先帝知其可用後因開封

府闕推官遂擢任之由是歷兵部郎中太府司農少卿
權大理卿周旋省寺二十餘年頗著勞效昨因使事北
廷在路遇疾比及湖南服勤二年失於治養近蒙恩差
知兗州行次江寧府遂以不救道路之間不及以時致
仕雖嘗於江寧府附奏陳乞一日之後即至捐館有礙
奏薦恩澤欲望朝廷察其平昔宣力最多以其生前嘗
曾陳請雖已身亡特賜指揮許令奏薦臣等知其本末
今茲奉使在其前所治部故敢冒昧奏聞臣無任

漳州謝賜政和三年紀元歷日表

臣鎮言伏以書成歷正知天道之有常賜及海隅見帝猷之無外拜恩既渥撫己知榮臣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

恭惟皇帝陛下日月並明乾坤合德履三元而端始協五紀以明時視民無内外之殊與物盡阜成之利臣叨逢聖日權奉郡條夙夜頒宣敢失彝倫之叙雨暘時若庶來蕃廡之休仰奉宸慈俯熙遠俗臣無任

策問 六首

問歷代巡狩制度因革策

問巡狩者前世之大經百王之通法也書傳所載其詳可考故舜有天下五載一巡狩歲徧于四岳夏商因之其典不廢雖周監二代郁乎有文六年五服一朝而申之以諭言語聽聲音同數器脩法則足以協和天下至於十有二載王亦時巡考制度于四岳漢魏而下中智之君粗安之世猶或射蛟江流耀武朔漠存問耆艾賙賜疾苦作盛典於當年追高風於治古而況聖德日躋

王業祇固禮制樂作兵銷刑措之世乎則斯禮也在所當講國家因五聖之丕緒紹百年之治跡法度脩舉庶績熙凝四陲無犬吠之警中原藹休和之氣斯可以振清蹕於岱宗覲羣后於太華協時月於南岳同律度於朔方東脩白雲之故封西申汾陰之典祀揚藝祖之大烈覲神宗之景光方駕商周並驅虞夏垂訓後昆永永無極豈不偉哉然舜用五載雖數而不費周十有二年雖踈而不缺其出有時其適有方其所以告神祇之禮

覲羣后之儀同乃制作一乃度數覽觀風俗之變而考察治忽之故慶以旌善削以黜幽有政有事載在方册諸君考古之制度今之宜孰在所因孰在所革幸詳言之有司將以獻焉

問漢宣孝元王伯之道優劣異效

問昔湯居亳地方不過七十里德茂於內淑聞四馳天下望之若雲霓之在旱歲遂及其身享有大寳傳五六百載其遺統餘緒微而不絕武丁因之朝諸侯有天下

猶運之掌周文王之治岐也亦百里之國端本正始載於閨門德教道化遠漸江漢雖大勲未集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紹興克承丕烈後世厲王失道天下板蕩幽王荒廢褒姒滅之然而德澤之美風俗善人心者猶未卒斬故風雅之變尚知止乎禮義民之允懷未能弭忘子孫相承復五百餘年然後已何其懋哉五伯桓公以元侯之重據十二之地挾王室以令諸侯周旋數十年而功名止乎九合刼辱於曹沫見欺於陶塗智力之

強盛年有所不伸寧足以傳無窮而庇嗣續乎王伯之道優劣異效甚矣漢宣帝持雜伯之說鄙成周之政元帝言之憤然不以為是其為論駁矣考之前史宣帝之起實繼昭帝強明俊發漢道復興為政之效優於文景孝元承中宗之後尊儒重道有意乎商周之為卒之優柔縱弛綱紀弗振漢之衰徵乃自此始王伯之效何其悖於昔耶諸君試詳言之庶有以質前世之事

問列爵經界五刑

問帝王之道盡於堯舜天下之法備於成周是故仲尼祖述二帝而憲章文武恭惟朝廷深明先聖之微旨體堯舜之達道修文武之良法以幸天下繇熙豐以來至於茲三十餘年顯謨承烈有繼述而無遺美是故分曹設官六卿之典也保甲隸武卒伍之政也農田水利溝洫之制也歲考月試庠序之教也居養以厚無告漏澤以及淵泉皆岐鎬之所行王政之先務罔不畢舉難徧以一二數茲可謂千載一時大有為之世矣武成曰列

爵惟五分土惟三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呂刑曰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此三者四代所共由三王之不改王者之政莫大於此令廟堂之上將議之不輕爲之有序神明之用藏於妙微不驟以示於人歟抑古今異宜通變不一師其心不膠其跡矜其治不矜其同一代之制等其名實自足以比隆前王貽訓後世歟此承學之士所

知也諸君詳言之毋隱

問井田肉刑封建

問昔者三王相承而起質文迭用或損或益不相沿襲至於建侯世守井地肉刑雖封域異制助徹殊號刑罰輕重與世升降而三者大法未嘗易也聖人之法有盛有衰必至之理豈夏商之季百度皆弊而此獨未壞哉必其法盡善而百世不可改也楊子雲曰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夫魯人什二而孔子有盍徹之談秦

人罷侯而漢世有弧立之戒孝文用鞭笞代刀鋸而當
時議者已謂名為輕刑而實重之由是以觀先王之法
此殆不可變已何新室為王田而天下怨叛東漢議肉
刑而孔融異詞貞觀復世封而鄭公不然豈復之者未
得其道耶殆議者不達先王之法耶今國家蔑視漢唐
苟簡之政無小無大必師成周顧此三者法之大要為
今之務在所宜講諸君究明其術蓋有日矣試述先王
之時所以用之得其利漢唐之世所以復之非其道若

孔融肉刑之議鄭公封建之論皆一時之偉人必有可
觀其悉陳之毋有所畧有司將以獻焉

問宅都

問蓋聞堯有冀方舜都蒲阪禹宅安邑成湯居亳咸因
起兵之地體國經野以統諸夏至於周公相成王成文
武之業然後占星測景考天地之中作洛邑以會諸侯
俾朝覲貢賦四方遠近道里均一當風雨之所會得陰
陽之所和極制作之美以盡帝王之能事考之前世未

之有聞施之方來無以或加何則集累聖而大成監二
代以損益人文帝制於是乎備故也恭惟朝廷繼志述
事敦古善今法無遠而不陳物雖微而有制刑政具舉
禮樂修明郁郁乎成周之隆也營洛之盛宜復見於今
日況藝祖之豐沛章聖所駐蹕關河自若城闕孔修生
齒繁滋田疇墾闢儻六飛順動翠華時巡三朝令辰臨
御太極以觀羣后玉帛在列圖籍充庭一人高拱以宅
中四海駿奔而面內遂前人之美意觀乃聖之景光豈

不偉哉諸君承樂育之德久矣盍考周之典度令之宜增新補遺務適其中以俟上帝之採擇焉

問鹽鐵

問鹽鐵之材民並用之其來久矣自管氏銖量寸計而齊用富强後之言利者必以為稱首由西漢以來或弛或禁不常其法而經制之方未盡善美弛之則利歸豪右威去公朝而下有朐邴吳濞之强榷之則民失其利器多苦窳而上有卜式仲舒之議然則山海之藏必在

所禁而弘羊之術未易推行令國家制鹽之法既致其詳天下奉行為效已久而治鐵之利尚在所畧議者謂其材可以上佐大農之調度下通百姓之器用宜有制作以究其利此治古之所當行而當世之所宜講者也然謀安宅者務厚下談王道者賤霸圖利雖足以富國而術未便於百姓者主上之所不為功雖足以葢世而道或詭於先王者朝廷之所不取為今之議必取散之而上不失權利之重收之而下無受其敝者然後可以

稱興造之意而在所行也諸君講前世已行之事考當今時措之宜熟矣何施而可以與於此乎蓋三王之盛時所以馭山海之利者宜有良法可考而行管子以來興利之士計議之臣其所以措置施設之方辯析利害之說多矣必有當否在所去取幸詳言之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八　　　宋　華鎮　撰

記七首

杭州西湖李氏果育齋記

夫流而為江河蒸而為雲雨經乎中國放乎四海者水之為物也方其出於懸崖仄石之下則乘航之力韜乎濫觴之小不測之勢藏乎一勺之多雖魚蝦萍藻未或有所容焉又況生蛟龍殖貨財者乎非其材之微而不

能與於此也沈涵韜晦所以養其源而已葢其源大則其流廣乃若未能盈科而驟以行險者適足以喪其源也人之成性也如是故易以山下出泉之象謂之蒙而繫以辭曰君子以果行育德葢以蒙果行則行無不周以蒙育德則德無不崇德成於内而行成於外者卷而懐之以獨善其身孔孟之疇也發為事業以致君澤民禹稷之徒也舒卷在我而觀時察變以應之而已何所施而不可哉亦猶原泉渾渾可東可西可曲可直而卒

不失其至於海也吾友季重家西湖之上依山結廬石崖如壁屹當書館寒泉一脈旁出其下昔人命之曰蒙泉余因登其門酌泉味其所以命之之旨進而目其室為果育齋庶幾居者仰以視其膀俯以鑒其淵而朝夕之間以是存其心而養其性亦以成昔人之志也

廣利侯廟記

廣利侯自東漢時發跡於會稽郡之上虞縣禱旱救澇祈福穰災德施於人久矣雖以時祭祀而邑人報施之

心猶有未慊皇宋熙寧七年十一月天子郊見上帝澤覃幽明有善必旌無文咸秩邑人沈文亮等廼論列侯之功德上告於縣本縣尉權縣事張某遂聞於郡郡守張某乃薦之朝廷明年七月勑封令號邑人沈稟等詣郡請記其事郡守大資政趙公遂爲之文知縣事方某并以其勑刋於石主簿施某書丹市易闕某題額工石之費則本州都知兵馬使黄謐因衆心而募成之以今年七月十二日建於廟庭謹書其始末以詔於後時

元豐元年五月望日會稽華某題

温州永嘉鹽場頤軒記

余元祐丙寅五月來監永嘉郡之鹽場秋海風大至發倉庾館舍二年三月始得請於郡俾繕完之因以其餘治廳事之南舊屋三楹為小軒既成名之曰頤用易頤養之義也其屋南向背接虛室卑不至於下濕而壁茨足以待風雨門闥洞達疏牖虛明夏多好風冬有愛日有以養其天和左挾巨海羣山西來帶以飛泉縈以磴

道翠光紫霧潮汐之聲日在觀聽有以養其德性官無二事而復一歲出納不過五六萬僻在閑泠賓客罕至居暇日得優游於方策攷前世治亂興亡之本觀先民出處去就之槩察鬼神變化之妙稽禮樂法度之制有以養其道術月給之秩日給之廪仰充甘脆俯庇妻子隨所多寡有以養其家人環蒔芳樹間以怪石因坎而為池菱蓮生焉春華秋英赤白遞發綠篠媚水碧蘆繞藩鳴鳩晴呼倉庚曉語清籟四起時如竽笙有以養其

耳目鰋鱗香稻濁醪黃鷄無待城市山木之實水草之滋終歲不乏之有以養其口體懷才抱術須時而行者此焉可以整轡放情雲蹬不辭小官者此焉可以自適世路多奇資祿以生者此焉可以糊口力困浩穰斷斷自守者此焉可以卒歲彼致養之實雖殊而為名則一故揭其名而題之若其實則居者隨所取而得矣暇日設平榻其中列琴書於左右開黃卷接聖賢之雅言叩朱絃得太古之淳音倦則起而徘徊於庭散髮曳履濶視

廣聽挹山海之勝酌風月之秀攬朝華之流芳弄漪漣之游鱗杳然自放於埃壒之外曾不知歲月云邁齒髮將改跡與世踈情與世濶因述為名之意并以其所值書之斯言也雖不可陳於經世之君子前儔乎野人俯仰之間疑若未有所愧元祐丁卯中元日雲溪山客記

道州録事廳適齋記

元祐壬申歲余來為營道郡督郵越明年冬十月葺舍館之西頹廡設户牖以為室既成目之為適齋客有

過而疑之曰吾聞適當也物有當於心而無迕於意為適若夫資雅材抱道術以遊乎可用之世行既久而步不進日向晚而道則遠主郡簿書於放逐傲人之地俛眉高拱與衆進退庭下捷步不異胥史組綬不足以為六尺之華廩稍不足以飽數口之腹續短裨簿鬭構榱桷方有風雨飄濡之慮曾何物之有當而無迕也而謂之適耶余起而應之曰客聞求薕氏之二子乎昔求氏與薕氏同里閈也求氏家富而宦達日患失其所有而

務得無已終年戚戚以憂廪氏農圃也食其力僅免其凍餒不羡涯分之外終年熙熙以遊若吾子之所謂則高位厚禄金珠華屋為可適而卑官薄廪蓽圭之門青緑之品為不可適已吾恐特未定也吾之所謂適者適於己之謂也非適人之所適也人之所適者物也物不足則有時而不適己之所適者道也道無往而不在則己無入而不適世之道不足者視名位禄養車服室宇之麗切切然以為己之所宜保而不得去茲其樂也乃

所以為苦歟人之所惡夫犴獄牢繫者謂其錮縶而不
可去也今貴富之人無道以處之而累於物則高位厚
祿華服美宇曾何異犴獄牢繫錮縶之地耶至於欣捧
一檄折腰斗升所養在中浩然自得者曾不知卑飛之
為勞數粒之為薄搶榆控地時止時行則其憂也乃所
以為樂歟物之所貴乎春臺太牢者謂其賞心饜腹也
今微賤之士有道以自居而忘於其所貴則卑官薄廩
圭蓽之門青綠之品曾何異於春臺太牢饜賞之所耶

若然則世之所謂適者果在己不在物而吾之為適齋不妄言畢容𢡟而退

高郵縣尉廳芭蕉軒記

昔有東南野叟旅寓於大江之陽長淮之陰居室戸南北方數步治平如砥一物不載惟植芭蕉柔芳蘗生清陰宻合或朝陽未升夕照俄景啜菽既飫塵紛不起時則策杖曳履逍遥乎其下伊洛豪士過而見之踵門而告野叟曰噫嘻乎叟之為人何鄙陋褊廹之甚耶且人

生而耳好和聲目悅美色口甘珍味體便安佚天之性也今叟既不構沉水之材列山藻之飾塗丹於楹粉椒於壁以為廣居便其四支又不能水窮海物陸摟山珍前列方丈庖遺萬金以為飲食養其氣體嶰谷昭華雲和緑綺綿駒韓娥回波激楚不在左右娛樂其耳今有隙地數步何不取百金於洛浦遷餘容於溱洧培以膏壤甃以翠琨繚以丹楹覆以紺綸青陽欲暮煦日遲遲柳綿盡而緑陰重黃鳥囀而巧言徹於是時也奇葩閒

出異色雜呈粲若錦繡煥若明星輝映戸牖淩厲雲月
豈不悦目而明視乎何獨植此野卉嘈雜翳薈費天地
長養之氣虛雨露沾濡之澤叟乃挹豪士而應之曰子
獨不聞夫鏤簋朱紘乎施於天子以為美管氏服之君
子不取非其稱也僕非伐氷無垂紫之位禄不過代耕
居不過環堵若乃强亡以為有恥約而慕泰竭一朝之
養以資奢麗之玩何異乎抱甕灌畦假修太古穿穴渾
混强生聰明無乃取笑於達觀之士乎予特見夫芭蕉

蓄生人間所至皆有無美色以回少年之目無甘實以悦俗人之口故心輕而目不視焉殆未聞其善歟請試道之夫秋露初冷霜華未零百物猶長先收其英則有似乎大雅所云明哲見幾而辨早也層氷結海密雪封屋庶草朽僵其心不死則有似乎常德之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也嶺梅纔芳江柳未黄靈苗緒抽先物而出則有似乎機神圓邁復德不遠而居比在先者也雷霆鼓物他無可覩一遇震驚此獨頓茂則有似乎好善之

士從善如流而漸摩易入也理疎而柔若不能立而修榦特起高出牆屋葉廣而薄宜易以敝而夏日流金扶疎自若花凝甘露味超楚醴體溢芳津稠於蘭膏可以鑠癰疣之釁蓋如雲之鬒淮夷象齒膩滋而色漬隋侯夜光塵凝而彩晦得其津而澤則潔素晶熒若蚌胎新剖象齦初脫齊紈魯縞吳越之綾膚受而不潔焚其苗而滌之則色邁春雲光亂秋月猶始離於杼軸則芭蕉之為物非特本支昂昂出乎其類而且有善可述材適

於用又況蕃枝旁午綠影重疊秋陽晝時如翠帟高張
不漏可畏之色凱風颸至則動揺上下若青鸞聞韶曳
尾而鼓舞自春徂秋數月之間僕有其得而自適焉至
乎歲律將改墐户而室處此則退藏於厚地不蔽我愛
日負暄無礙計其所長與子之春花遠無十日之觀近
無一介之用其可同日而語乎子其默矣無汨吾聽豪
士聞之舌閣於齒而不得下涎流於頤而不得收赭然色
喪惕然氣奪逡巡而退余小齋之前先植芭蕉數本得

斯言而説之因目其齋為芭蕉軒記其言於壁云

越州修住宅靈籤記

予卜居會稽山陰之東均里九年當紹聖戊寅歲西鄰嚴氏弗安其居來貿於予家五月二十有七日除闢牆垣合以為一工有鋤者得竹箇於始斸之下滌塗如新筆畫無缺就而閱之則道家施真君第七籤其詞曰鬱爾紫雲興便來覆我家勿憂門不盛致之五馬車籤雖人為非俗居所有世所崇奉不應置之土中適在始事

之地一發而得之殆非偶然疑出神貺永惟詞旨禀曰
吉祥及兹營繕之初告以方來之慶顧在涼淺曷以感
格惟祖惟父惟我先世德善累積功利陰崇澤流子孫
施於苗裔庶幾由兹克振其緒遠踵前武以闡厥户惟
華氏其先蓋出於微子開國於宋更八世至戴公考父
食采於華子孫以邑為氏世為宋卿士周衰散於四方
寄在北以舍人從高祖起薛封朝陽侯無害在南為越
將從高祖入漢封絳陽侯孝宣世龍以文章與王褒之

徒備侍從曹魏承漢歆位相國安樂鄉侯子孫相承更兩晉為世家其後或仕或隱數百年間未有達者豈物不終否窮則變通陰隲有符期會斯在歟何靈真之誥吉與事契明切若此之甚也謹囊以紫綃襲以重綿閟諸鈿匣寘於神所夙夜薰燭祗奉靈貺於戲惟天無親惟善是祐禍福靡常其來象德若子若孫逮於後昆勤之敬之無怠為善以成天顯無忽為不善以辱神休時

皇宋七葉元符紀元歲在己卯孟冬之月十有九日宣

德郎知通州海門縣管勾勸農公事兼兵馬監押華某
記

新安縣威顯靈霈公受命廟記

皇帝御寓格于神天動植蒙體百靈受職無善不録有
功必知明洽萬邦覃及幽晦四年癸未詔天下州縣長
吏山川鬼神在典秩者飾完廟貌潔嚴祀事若禱祈有
感方策無文者悉以名上將加爵號德施甚厚河南府
新安縣隋上柱國韓莊公墳祠久列典祀丕有休應福

茲邦人多歴年所是歲春暘為沴農圃望雲奉議郎知
縣事呂希復親禱祠下應如所期歲用登稔上之留府
祈達於朝庶沾王靈以答神貺方剡奏牘會逢詔書封
章既聞遂獲俞㫖太常初以顯應進擬特沐綸言更錫
茲號鴻名懿實當而無遺六年乙酉自正月不雨至於
三月承議郎知縣事華某周視境内靡不致虔惟饗公
之旦悠然四作焚幣之際如絲載霏凝陰不舒三日而
雨霑足之貺敏於影響見者聞者起敬起愛罔不思報

爰列事狀請加旌封留府計臺閱實以上廼頒綸綍廼
錫茆土數極九命位冠五等綾牋錦褾金華貝軸致嚴
盡飾寵備時制命下之日通邑驩呼實七年丙戌仲春
旬有四日翌日備威儀奉引具三酌之禮告獻廟庭遂
襲以重藻扃以文函藏於縣宇於戲山川勝地二峭鄰
封南望徹山北據青要東聯九坂西峙闕門澗穀流其
前龍淵躍其左紫翠環合清光交飛龍犇而虎馳金鳴
而玉漱佳麗之會靈明攸依是宜神遊遐方千里來饗

福厚故國晨夕薦馨歷年滋多施澤益茂爰及明世薦
沭優恩俾竹素增華流芳彌遠偉矣邑人來請願刊翠
珉賛述龍光昭示萬世用旣其實以慰厥心崇寧五年
歳在丙戌九月二十有五日承議郎知河南府新安縣
管勾學事管勾勸農公事兼管勾竹園司賜緋魚袋會
稽華某記

欽定四庫全書

雲溪居士集卷二十九

宋　華鎮　撰

銘一首

清寧臺銘 按臺在新安縣

萬物並生惟人則靈發慮經世潛機在形世慮紛錯體之貴清天機赴感用之貴寧惟清惟寧萬福之庭天道昭昭地道寘寘不失其一動靜有經登茲歷覽可書可銘

序二首

送新江東提舉常平張朝散序

某啓伏審提舉朝散光膺明命就易使臺伏惟驩慶某嘗謂野人有百畝之地歲時鹵莽以爲食終日無事而耄稚有饑色芟夷芸耔蓄泄浸溉盡地之力而取之雖雜然經營奴隷告勤終歲充給而上下欣適夫百畝之地未多夫一家之用至鮮不加意則乏匱一致力則有餘天下大物也邦國至計也惡有漫不顧省而能保安

榮者哉古之稱無為而治者堯舜也考之經堯舜之政上規日星下撫鳥獸微及草木旁臻四夷誅凶人平洚水禮樂法度紀綱具舉無為乎仲康作而復夏三宗勤而續商宣王修攘周室斯起施及唐漢之世雖術有粹駁業有小大至其有為則隆惰棄則汙莫不相似可指宋以數先皇帝奮然修文武之政功未既而橫議勝天誘勇智振起其緒以幸天下搜英抉奇相與周旋而濟之此志士感奮攄發蘊蓄之秋巳嗟乎庸夫常愧於乏

才高才多困於時會明公以競爽之資挾練達之術方
明天子修復治經首當選掄綱領一路將見發揮餘緒
潤色大猷使跂徯之氓實授其澤彼畫繡朱履高車于
門皇皇其華照映鄉黨不足為明公道方益懋明德而
就丕績充一路之成以膏潤四海是行也何其偉歟聞
之者莫不欣藏器之姤時善經世之得賢而為蒼生賀
某雖不敏嘗竊私門下之恩此心所之言之不能自已
既序其事又從而為之歌曰湘天之遥日則昭昭湘水

之遠其流坦坦桂之楫兮蘭舟錦為席兮濟中流鉦鼓
疊疊兮旌旗靡靡蛟龍之遠兮鵷鷺之邇

方時發尚書索至序

按方時發尚書名數索至
序畧曰此編舊出於賢闕
又曰余自潮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得其
傳由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鎮此序亦云比閱
賢闕諸公取書中應該名數者夷考意指名曰
索至則是書非時發所著特經時發重訂而刻
之耳然鎮亦云謹鏤諸版以遺同志而不言及
時發或鎮與時發同任鐫刻之事抑時發已刻
於前鎮復為重梓耶是書著錄于菉竹堂書目
題曰無名氏經義考云未見蓋亦不傳矣謹附
志於
此

五經皆聖人之言獨書所載者帝王之事渾渾而全灝灝而明噩噩而察虞夏商周所以垂訓幾無餘蘊後世學者持書以道事之說遂謂書不過語語不過事爲知事本于道道散于事謂之事者無非道也嘗試稽五十八篇若二典若禹貢若洪範雖史筆紀出治之事今求其極是數篇蓋天地陰陽之妙道德性命之賾尤所難知童心罔覺白首紛如類多有之其餘謨訓誥命言皆諳理理皆寓數苟非研精究微斷以遠識孰能即倫類

而通其義乎比閱賢闕諸公雞窻之下取書中應該名數者夷考意指綴緝事證目曰索至余觀其析理摘要辯疑釋惑平日所以用心固非淺學之比況又採黃卷之至言取時儒之成說旁搜遠紹具載無遺即此以求書之事即事以求書之道豈不猶操刀以經肯綮大觚將見迎刃而解矣謹鋟諸板以遺同志庶資討論之益云

引一首

雲房引

太虚之中有物焉萃天一之精為正北方之氣觸堅石貫驚瀾出乎喬嶽之層巔通川之涇隈以上薄乎無窮而行無盡昔之人視其油然而作也即其容而强為名曰雲雲之異者有粲然發青紫之華凝空干吕以表其人而動殊俗者也有離枝比葉如金如玉重輕濃淡近類烟霧而為世瑞應者也行乎四時周乎旦夕呼吸萬變彌覆紘野混合天宇同為一色挾應龍擁雷風飛雪

窮臘霈雨炎夏兆樂歲之協氣蘇既槁之旱苗雖春晝閒飛夏月散起飄若羣鶴結為奇峯人亦好觀有見稱述彼乘天地之機因陰陽之會合散消息偶與物值利者利之美者美之而雲曾莫知已然出而怠歸客而不雨浮游片斷固結重陰蔽日月之大明點太清之虛碧世斯惡之指以為醜夫無心者情無自而生無情者用無自而作情心兩寂則趣舍雖在而恩怨可消若夫雲天地山川之氣也可謂真無心者一與物際則愛惡之

變交至而況於人乎況於有心乎余在蒼梧多雲物其態朝暮見既累月會新舍館之西頹廡户牖之以為房引其説而為名元祐癸酉十月望日

題後 一首

題鄭石二詩後

鄭都官石學士二集得之治平甲辰歲越十有七年至元豐庚申以糊力解脱因加裝標遂并為一帙又二十有二年建中靖國改元之初歲在辛巳再綴緝之二公

雖皆長于詩者然而格調非類第以編簡不廣懼有散失故以相附耳中元日會稽華安仁題

說 三首

命諸子名字說 按鎮子有初平初成二人又有季壬見鎮元豐六年季壬生詩而此說列克明克從克勤克儉四子之名而不及初平初成季壬疑其說當為他人作然原本直題曰命諸子或平成壬之外復有此四子抑四子之中有平成壬原名後復更名耶均無所考附識於此

大學曰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克明峻德者道之所先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謂之人倫能從五典之教然後不失其倫矣傳曰人生在勤勤則不匱然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勤於財者不若勤于道也董子曰儉非聖人之中制故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遜也寧固儉固美矣然聖人之所寧也克明可字之以彥先克從可字之以彥倫克勤可字之以彥道克儉可字之以彥寧

研說

世言丁晉公嗜奇玩而善蒐致思得端溪石硯取朝士
之博雅者上為守將延之館第燕語周密與之論研石
材盡出所藏以示之守已愕眙歎其精絕公曰此常材
不足録願因使君獲彼奇寶黃金五十以為市致之資
守受辭而行駭不知所出至郡盡集研工俾道其聞閱
百餘輩皆碌碌常談無足采者最後一老匠逡巡不言
若有所待引而叩之乃曰研石之美衆工言之詳矣使
君猶以為未必得子石而後可然子石奇材也未易驟

致致之有術非衆人之所知請試求之庶或有得弟多聚溪石聚於曠地當就擇焉用其言得石幾萬枚工乃結巢石傍寢處其上越三日欣然告于守曰得之矣請分其石為三聚更三日輙去其二以其一復三分之其後率三日又去其二留其一以為三聚如是久之所遺纔三枚乃於昧爽之間晏陰之際引守就視其一蔚蔚然有雲氣出其上剖之得圓石徑數寸析為二研稹如玉堅而不頑潤澤之氣藹然常在此真所謂雲根也致

其一於晉公其一守自保之參政蘇公文房四譜有子研云端州石研匠識巖之文理乃鑿之五七里有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爲研故謂之子石研所言雖小異而端溪之石有子爲研材則不誣矣

權說

權衡度量先王制之以平物天下所賴至今信然執度者約之則分寸不差操量者概之則龠合不失權衡二物或異於此權之所措動與物鈞不勞進退而重輕立辨

者常少惟指不違心進退有節者能之嘗過市見持權
於肆者物仰而權俯則知其為輕于是乎引其權而進
之進之已甚向之仰者乃變而為俯矣既俯而權仰則
知其所重於是乎抑其權而退之退之已甚向之俯者
又變而為仰矣一進一退或仰或俯至有移日而不能
平銖兩之物者豈權衡之制未善哉豈心智之識未明
乎則亦指掌之用無節故退而思之乃為變法救弊之
說天下有二弊不失之寛則失之猛濟寛者莫如猛救

猛者莫如寬寬猛仁義之用皆先王之道然濟寬以猛
者或弊於刻核救猛以寬者或弊於縱弛何則制法在
君而行法在臣者人主固知弊之所在而寬猛時用各
有攸趣矣推行之吏意或不然近臣希望風旨遠方迎
合朝廷郡縣趨向監統上下風靡彌遠彌甚勑法則洗
垢索瘢慎罰則輕釋有罪理財則錐刀必取厚下則國
用不慮問其縱弛則曰朝廷方務寬厚問其刻核則曰
朝廷方務謹嚴不知謹嚴不在于刻核寬厚不在於縱

弛至於刻核縱弛過于已甚而害治失寬厚謹嚴之意終不足以相濟是何異于向之持權者乎此無它殉利而不由道務承望以徼倖一切也余懼承望之傷義次其言為權說以自警云

傳一首

越州跛鼈先生趙萬宗傳

嘗覽載籍見前修之言會稽佳山水為勝絕故地靈氣殊而珍財寶貨異人佳士多所由出暇日登高探深俯

仰巖壑之勝千里之内清光秀氣沖融靡漫濃浩可翦
雖春夏秋冬朝暮晦明之變千狀萬態而異趣同美信
佳麗之會也自鷓夷悟藏弓之漸遠鳥喙之害奮擊雲
表而後藏器待時高絶邁往之士代有作者故曼倩浪
遊于方伎子真鴻飛于廛市嚴陵沈于絲緡梁鴻淵
嘿于舂杵鄭公遵養于樵風逸少高舉于蘭渚謝傅韜
光于東山安道采真于了水玄度慕永興之勝稚圭尚
蛙鳴之美迫乎季真鑒止足之分脱塵土而登希夷千

載之間流風遺韻緜緜不絶是後幾三百年得先生而不顯于世先生姓趙氏名萬宗字仲淵會稽山陰人也少惇敏錢忠懿器之入朝欲與之俱以親老辭不行既長博極書傳負經濟之術用進士應詔籍春官氏資素蕭散涉世故淡如也家累千金委季氏一切不問壯歲築室居南鎮右瞰平湖前挹秦望蕙帳素几以居畜一鶴號丹砂引以爲侶足跡不及于高門鼓琴讀書怡然自適者三十餘年祥符中詔舉遺逸郡守兵部外郎康

哉薦之曰趙萬宗年六十二潔而能峻直哉惟和雜居丘園之中獨得鄉曲之譽論其德行則可以訓俗富其文辭則可以教人而能息心榮禄委跡衡茅若招以弓旌責之東帛非止懦夫立素抑亦廉士歸風知而不舉則臣獲蔽善之譏舉而無徵則臣負欺天之咎既被名則曰吾老矣不足以任事求與赤松子遊因獻跛鼈傳以自見有詔即其家賜羽服後十餘年而終家君先生之外孫也逮事之家君言先生神宇秀徹識度夷曠終

曰凝淡若嬰兒真方外之士然取舍去就之際則確乎
有不可奪者善八分草隸書通俞扁之術或辟穀導氣
嘗為詩曰斗懸金印心難動屛列春山眼暫開豈其志
也歟所謂跛鼈傳者其㫖大抵言古先帝王自堯舜以
來至于五代所以理亂興亡之迹終設問以自喻謂能
言之而莫之致猶跛鼈然故以名其書觀其書始直有
意于世天命不相眷以自牧殆非山林枯槁繫而不食
者也嗟乎造物者之于物也或始厚而終薄或始薄而

終厚果有情也耶果無情也耶其于先生也與之以其
道與之以其時似也然不使之秉其時載其道于天下
卒以窮居終又何薄耶故殆直而推之曲而任之亦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耶昔荀卿有言登高而招臂非加長
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賀公以宮賓
之貴由禁闥歸故鄉是以當時稱其賢後世高其風華
藻芬芳熏灼宇宙彌久彌著先生之地畀于賀公顧德
實嗣之而名不彰是知潛德幽光委翳于下猶良玉在

璞縣驥倚輶非遇高明之士惡能自致于青雲哉先生之亡未六十年邦人長老尚及見之猶能道其畧然系緒弗續鄉評浸遠將無以表于後世故論次之庶幾先生之名靡或云亡會稽之士素風不墜元祐元年正月日會稽華某傳

題趙先生傳後 附録

傅崧卿

華僊民出其先大夫所撰趙先生傳示崧卿先生名萬宗字仲淵當五季之亂生會稽弱冠爲錢忠懿王

俶所器藝祖受天命忠懿籍封内十有四州之地若其民數獻諸朝先生始為王民嘗以進士貢禮部後更太宗真宗天下益治修古禮文之事祀汾隂封泰山先生時年甫六十餘氣力壯彊州舉遺逸詔書名先生辭不赴獨持所著跛鼈書上之且請自託於道家者流朝廷不奪其志賜以道士服終于家嗚呼先生生亂世幸不死遭時承平以才行見推州郡可以仕矣而卒不仕豈其言落落難合或者誠有得於黄

帝老氏之學葆其光而不耀者耶偓民要予賦詩謹
為賦二絕句
生長兵間接太平封巒親見告功成茂陵遺稾猶施
用跋鼇如何獨未行
鶴書東召竟牢辭一去騎鯨世莫追會有丹青遺像
在誰將配食李真祠按傳後二詩原本不著姓名考寶慶會稽志載其第二首題傳崧卿作本序亦云華偓民出其先大夫所撰趙先生傳示崧卿崧卿則為傳作無疑今補書其名於題下崧卿字子駿山陰人政和五年進士官給事中嘗評鎮會稽覽古詩有云詞格清麗寄興深遠足以垂觀來者

墓誌銘 一首

黃子受墓誌銘

君姓黃諱鎰字子受其先剡人也移籍會稽家于大雲里至君始三世矣曾祖諱仁福祖諱承覇父諱瑀君初娶李氏前二十有七年卒生男一人曰景仁女一人既有家而卒繼室史氏生四男子曰孝先孝達孝能孝述孫男五人曰寅察宏寵宙君幼以端敏見器曾大父早被付託因前人之業無所改造生七十有九年足跡未

嘗踰州里之閾而所致彌裕華屋大開鮮車美服飲甘茹珍便習在馭于以養老長㓜俯仰皆得而為越之富室子孫詵詵進止成列壯強司產㓜茂服儒博帶峩冠左右就養長者車轍時及其户燕有完美幾二十年葢其所以致之亦必有道昔先王釐天下之民為四付以分職弗怠弗越皆足以要羨盈而底豐裕後世維馭縱弛人散而殉其私惰者狃於宴安不克自利以失其時利夸者好大喜遠不恬分守以喪其本資故家有而饒

足者稀不勞而久固者鮮君其得先民之遺風能自力而恬守者歟黄氏世有達人若憲之識量香之篤行覇之吏事祖之雄才稱載前史咸有遠過於人者君豈其苗裔耶何不學而德性之懿近古也紹聖三年歲在丙子十二月初四日庚申君以疾卒于家期年之日甲申葬于會稽縣五雲鄉之漁義嶴既得卜其孫察狀君之裔事來蘄銘君之長子與余僚亞也故為之銘曰雲山之麓雲溪之源有吉宅兆良士攸安在君成家弗後弗

政積之斯光茲安以俟

雲溪居士集卷三十　　宋　華鎮　撰

祭文十五首

代高郵縣祭先師兖國公文二首

先聖之道著如日星萬世莫不尊親者豈惟其道之高明抑亦諸子輔佑之功也見而知之有功于先聖者莫如公聞而知之有功于先聖者莫醇如孟子荀況揚雄韓愈皆宗師之國家求善不倦紀功無遺推存及亡遠

追先哲比尊孟子以上公之號分祀于鄒配享于先聖列位于公下復俾荀況食蘭陵揚雄食成都韓愈食昌黎皆加以三等之爵從祀于先賢其肅承詔條將塑繪其象謹以元日祭告于廟廷惟公聰明歆國休命尚饗

昔尼父修文武之道于鄒魯天下之士心悅誠服而來學者三千餘人孝若子騫辯若子貢勇若子路文若子夏皆當世豪傑也莫不推公之賢服公之德先聖所與亦惟在公具體聖人交臂儒術功扶名教澤流後來故

能存契行藏没同薦享皇帝初修郊配誕布鴻休咸秩無文矧伊常祀式嚴諏吉敬欵祠宮惟公有神歆我國命

新安縣祭威顯廟靈霈公文

惟公粹稟天英挺生人傑存都膴仕沒為明神歷載滋多炳靈彌卲攝雨暘之妙用福桑梓之舊邦有感必通其應如響靈休累洽嘉譽升聞極九命之崇資秩萬年之典祀威顯錫號嘗稽疇日之英雄靈霈進封更表自

今之德澤某躬賚綸綍祇薦几筵上嚴天子之休下適邦人之願惟公振揚精爽膺受龍光等天地之久長為民社之依賴尚饗

新安罷任辭廟文

某祗被宸綸來司邑事百里之内二年于兹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私門綏靖公府清夷不愆于期以禮受代皆神之賜為德甚隆今叙裝在途離邑有日敢嚴薄禮祇詣靈祠式謝乃休并告其去尚饗

代高郵縣祈雨祭諸廟文

惟神旱乾水溢天實為之雖有良農無所致力欽惟明神克殄時患高郵下澤水田萬井踰月不雨溝塍皆涸吏民嗸嗸赴愬無地惟神降靈邑有祠宇歆此血食豈忘我民敢致恪恭仰徯降格時霈甘雨俾民有秋尚饗

代高郵縣祈雨祭齊淵聖公文

惟公今以時雨愆期水泉涸竭仲夏之月農功弗施境有明神敢急精禱惟公昔在周末一匡天下尊隆王室

今茲小邑廟貌所在一雨之賜寧或惜之敢罄乃誠仰

侯靈貺尚饗

代高郵縣祈晴祭東嶽文

某永惟三農之功下資政事上恃雨暘不愆不謬乃克有成某自被命來尹茲邑農之政事不敢不勉今麥田告成霖潦為沴縣令之力無所致巧惟用迺誠祈于明神冀回時暘俾民有秋惟神奠位東方尊冠五帝迺神迺聖與天齊功雨暘之權實在掌握謹與僚吏躬款靈

宇庶資菲薄昭格休貺尚饗

海門縣祭龍王文二首

惟王潜升自得運用無方媲四極以分都奄百谷以居長序臨長夏日在初蠲式展彛章欽修祀事剛鬣既腯柔毛則肥蔬核允時酒醴維旨凡此有造罔或不虔庶致徽誠上闗昭鑒伏願風濤妥息雨暘叙時隄防固完水泉安宅人無汎溢之警歲享豐穰之休伏惟尚饗

又

惟王每歲上春興土功備水潦簡書所載令之職也今茲興事奉修故實惟神宅靈重淵當此漕路河防保固默賴神休役事之初祇款祠宇庶格靈貺相我功夫尚饗

代淮南運使到任謁諸廟文

某肅將王命來總計臺視事云初敬修有典備儀物以雖菲款祠宇以惟寅仰冀明神默歆精意尚饗

祭高郵縣中書孫舍人文

惟霊某昔初任在公之里時公燕閒識公眉宇淡然往還相與如水南北一別寒暑八遷門闌邈矣音問缺然幾至相忘如江湖間某進選曹公在西掖見公言貌不異疇昔矜某蹭蹬勞公剪拂伊何人斯不厚分義孰視其困忍不見譽公鄙其為形於辭氣朝堂之上慷慨與言俾其心愧拱手汗顔倉黄出力為之羽翰乃知大人惟義惟忠然否之際疎戚不容矯然持操古之遺風巖巖太山介如其守干將鏌鋣不可矯揉妍媸必分寧晦

塵垢念此寒鄙自公吹噓每思奮勵庶酧眷私公既去逝知復奚為出不餞行葬不執紼愧此匏繫歲月忽忽豈惟宿草隴木是冢翰墨長在緒言莫忻隻雞綿酒昔有成規未或鄙絶歆此菲儀尚饗

代道州祭九疑帝舜文

皇帝嗣位初郊昊天禮洽百神慶覃四表凡載典祀罔有弗欽矧惟潛德升聞譽帝甚盛盡善盡美惟時惟幾功茂百王名高四代陵寢攸在威神所依祇若詔書敬

修祀事惟帝降格歆國之馨尚饗

代道州祭鄒國公文

惟公三代而下道散法亡横目之民不放於被髮左衽越數百世聖人有作堯舜之道復隆文武之法不墜今天下去古雖遠炳然與三代同風二帝共貫者孔子之道不息而儒術有傳也闢楊墨之邪說消處士之横議使孔子之道著而後世不失其歸者惟公之功故眙配孔庭分茅邾國皇帝初款八陛大霈萬方凡曰有功咸

舉典祀敬敷昭告恭薦嘉誠惟公有神歆國之德尚饗

祭温州張判官文

惟靈標璵璠以爲質兮挾青萍之星鋩搴蘜圃之蕣華兮倚道山之豫章秀榮綴於靈芝兮高價增於阿房撫脩翮以自戢兮方畢飛而未翔蘭則發夫幽芬兮天曷爲之早霜躡鸞影以俱逝兮合桐陰而併傷嗟造化之推移兮或厚薄而靡常既有壽之不究兮胡器業之允臧粤予步之踸踔兮適公遊之彷徉展傾蓋之靡素兮

魯非白首之所量顧良樂之在馭兮將覲要津之騰驤
何白雲之難期兮奄言還乎帝鄉鼓鳴鐸於江皐兮抗
丹旐於歸艎惟效職之有地兮悵靈輀之莫將喬酒之
約雖無兮徐雞之禮所當引慨歎於北風兮託菲薄於
椒漿尚饗

附録行狀

惟華氏其先蓋出於禹二十九世微子歸周開國于宋又八世至于戴公考父食采於華子孫以邑為氏世為宋卿仕兩漢魏晉爰及江左遂為世家其後或仕或隱數百年間未有顯者至先君復以儒術有家經史諸子與夫陰陽方技之書罔不口誦心維未始須臾廢也及登仕版頗有經世志元豐末嘗獻所業于朝名試太學博士會草試法以奏舉中書舍人孫公國子祭酒豐公

即以先君應詔兩上不報先君平生亡所嗜好惟喜讀書至老不倦故能力攷前聖之微言深究昔賢之書畫發為文章諸體兼備雖詩與詞皆有典則非雅言不載也其書則真行草隸率盡其妙小篆尤工作吏州縣奉法循理以利澤民物為心不為奇以賈名故亡赫赫顯功而所至稱治糾曹營道平反居多賴以免於死者甚衆鳴絃洛邑化務愷悌嘉禾甘露皆致其瑞四隣五邑有蝗害稼而獨不至其境攷課為京西第一為郡漳南

政尚中和惠民以德馭吏以嚴革諸剎主者請託之弊易之以公舉探籌而補期月之間州以大治然卒不得秉其時行其道於天下識者咸惜其不偶而先君未嘗以為意嗚呼先君已矣所可傳者惟文初成念欲鏤板行于世每以奔馳薄官汩沒簿領未遑編綴比緣待次里閭遂得裒集遺文躬自書校幾四十萬言離為百卷儻非宗工鉅儒為之冠序曷以傳之不朽茲者幸會樞密資政樓公來帥會稽敬以先君之文求序焉獲遂所

請昔柳公權唐之偉人也當時大臣之家碑誌非其筆
人以子孫為不孝今先君之文得樞密公為之序親染
翰墨光耀簡策垂之無窮而初成區區積年之志一旦
獲伸不特無媿於唐史臣之言而先君亦足少慰於地
下矣豈不幸哉謹并以楊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
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小詞一卷會稽録一卷哀文
一卷鏤之于板以廣其傳焉紹興十三年癸亥九月望
日男右朝散郎新差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賜緋魚袋

初成謹書

跋

先君遺文有雲溪集一百卷楊子法言訓解一十卷書說三卷會稽覽古詩一百三篇長短句一卷會稽錄一卷并附見者哀文一卷定為一百一十有七卷孔子曰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先君富於藝能頗有經世志徒以不苟合世莫有知而用之者其間雖或用之亦不甚力要惟不能深知之故耳為郡

漳南未幾而沒嗚呼悲夫漳南所欲設施者且猶未盡
而況生平之所欲耶求之行事固已不可多得所從託
於不朽者惟空言而已今取世所通知者不過神功盛
德詩頌書說嘗獻之先皇朝與夫會稽覽古詩近稍流
布於士大夫者自餘方藏之篋中日月寖遠卷帙散漫
其能免摩滅者幾希夙夜用懼柰何遺孤人地凡冗念
非推借於名公鉅人則無以增重其價而鏗鍧震耀斯
人之耳目屬者樞密大資樓公來帥會稽敬以遺文冠

序為請乃蒙矜從仰惟文章翰墨妙絕一時將令來者失聲歎息誠不待披先君之文而先君之志可知也嗚呼盛與樂道人之善非公殆不能與於此是用鏤版而傳之然紙墨可具也其文四十餘萬言繕寫抑末也重念弗躬弗親則無以稱平昔之勤而伸罔極之報者若夫體製則初成不當言及已見於樞密公冠序矣至於世系之遠近出處之前後則有墓狀云紹興十三年九月旦日男右朝散郎新監行在榷貨務都茶場賜緋魚

袋初成謹書

按寳慶會稽續志鎮子初平登大觀三年第為太常博士靖康初卒此稱紹興十三年云云以年考之距初平之死十有八年矣是初成乃初平之弟而鎮之少子也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